



經濟類編卷十八

明北海馮



弟馮瑗

楚黃門人周家棟校

淮南門人吳光義

宮掖類二

女寵七則

周恭王游於涇上密康公從有三女奔之其母曰必致之於王夫獸三為羣人三為衆女三為粲王田不取羣公行下衆王御不參一族夫粲美之物也衆以

美物歸女而何德以堪之王猶不堪况爾小醜小醜  
備物終必亡康公弗獻一年王滅密

晉獻公伐驪戎克之滅驪子獲驪姬以歸立以爲夫  
人生奚齊而其娣生卓子驪姬請使申生處沃以速  
縣重耳處蒲城夷吾處屈奚齊處絳以儆無辱之故  
公許之史蘇朝告大夫曰二三大夫其戒之乎亂本  
生矣日君以驪姬爲夫人民之疾心固皆至矣昔者  
之伐也起百姓以爲百姓也是以民能欣之故莫不  
盡忠極勞以致死今君起百姓以自封也民外不得  
其利而內惡其貪則上下既有判矣然而又生男其

天道也天彊其毒民疾其態其亂生哉吾聞君子好  
好而惡惡樂樂而安安是以能有常伐木不自其本  
必復生塞水不自其源必復流滅禍不自其基必復  
亂今君滅其父而畜其子禍之基也畜其子又從其  
欲子思報父之耻而信其欲雖好色必惡心不可謂  
好好其色必授之情彼得其情以厚其欲從其惡心  
必敗國且深亂亂必自女戎三代皆然驪姬果作難  
殺大子而逐二公子君子曰知難本矣

魯定公十四年孔子由大司寇行攝相事有喜色門  
人曰聞君子禍至不懼福至不喜孔子曰有是言也

不曰樂其以貴下人乎於是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  
卯與聞國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飾賈男女行者別於  
塗塗不拾遺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  
以歸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爲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  
我之爲先并矣盍致地焉犁鉏曰請先嘗沮之沮之  
而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  
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女  
樂文馬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  
受乃語魯君爲周道游往觀終日怠於政事子路曰  
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膳於大夫則

一在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  
致膳俎於大夫孔子遂行宿乎屯而師已送曰夫子  
則非罪孔子曰吾歌可夫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  
彼婦之謁可以死敗蓋優哉游哉維以卒歲師已反  
桓子曰孔子亦何言師已以實告桓子喟然嘆曰夫  
子罪我以羣婢故也夫

漢安帝乳母王聖子女伯榮出入宮掖傳通姦賂司  
徒楊震上疏 臣聞政以得賢爲本理以去穢爲務  
是以唐虞俊又在官四凶放流天下咸服四海雍熙  
方今九德未事嬖倖充庭阿毋王聖出自賤微得遭

千載奉養聖躬雖有推燥居溼之勤前後賞惠過報  
勞苦而無厭之心不知紀極外交屬託擾亂天下損  
辱清朝塵點日月書誠牝雞晨鳴詩刺哲婦喪國昔  
鄭嚴公從母氏之欲恣驕弟之情幾至危國然後加  
討春秋貶之以爲失教夫女子小人近之喜遠之怨  
實爲難養易曰無攸遂在中饋言婦人不得與於政  
事也宜速出阿母令居外舍斷絕伯榮莫使往來令  
恩德兩隆上下俱美惟陛下絕婉孌之私割不忍之  
心留神萬機誠慎拜爵減省獻御損節徵發令野無  
鶴鳴之歎朝無小明之悔大東不興於今勞止不然

於下擬蹤往古比德哲王豈不休哉 疏奏帝以示  
阿母等內倖皆懷忿恚而伯榮驕淫尤甚與故朝陽  
侯劉護從兄瓌遂以爲妻得襲護爵位至侍中震深  
疾之復詣闕上疏 臣聞高祖與羣臣約非功臣不  
得封故經制父死子繼兄亡弟及以防篡也伏見詔  
書封故朝陽侯劉護再從兄瓌襲護爵爲侯護同產  
弟威今猶見在臣聞天子專封封有功諸侯專爵爵  
有德今瓌無他功行但以配阿母女一時之間旣位  
侍中又至封侯不稽舊制不合經義行人誼譁百姓  
不安陛下宜覽鑒旣往順帝之則書奏不省

詔遣使者大爲阿母修第中常侍樊豐及侍中周廣謝輝等更相扇動傾搖朝廷震復上疏 臣聞古者九年耕必有三年之儲故堯遭洪水人無菜色臣伏念方今災害發起彌彌滋甚百姓空虛不能自贍重以螟蝗羗虜抄掠三邊震擾戰鬥之役至今未息兵甲軍糧不能復給大司農帑藏匱乏殆非社稷安寧之時伏見詔書爲阿母興起津城門內第舍合兩爲一連里竟街雕修繕飾窮極巧伎今盛夏土王而攻採山石其大匠左校別部將作合數十處轉相迫促爲費巨億周廣謝輝兄弟與國無肺腑枝葉之屬依

倚近倖姦佞之人與樊豐王末等分威共權屬託別郡傾動大臣宰司辟召承望旨意招來海內貪污之人受其貨賂至有滅錮棄世之徒復得顯用白黑溷淆清濁同源天下謹誦咸曰財貨上流爲朝廷結譏臣聞師言上之所取財盡則怨力盡則叛怨叛之人不可復使故曰百姓不足君誰與足惟陛下度之安帝數遣黃門常侍及中侍伯榮往來其陵而伯榮負寵驕蹇所經郡國莫不迎爲禮謁陳忠上疏 臣聞位非其人則庶事不敘庶事不敘則政有得失故感動陰陽妖變爲應陛下每引災自厚不責臣司臣

司狃恩莫以爲負故天心未得隔并屢臻尚書曰一極備凶一極亡凶青冀之域淫雨徧河徐岱之濱海水盆溢兗豫蝗蝻滋生荆揚稻收儉薄并涼二州羗戎叛戾加以百姓不足府帑虛匱自西徂東杼柚將空臣聞洪範五事一曰貌貌以恭恭作肅貌傷則狂而致常雨春秋大水皆爲君上威儀不穆臨泣不嚴臣下輕慢貴倖擅權陰氣盛彊陽不能禁故爲淫雨陛下以不得親奉孝德皇園廟比遣中使致敬其陵朱軒駟馬相望道路可謂孝至矣然臣竊聞使者所過威權翕赫震動郡縣王侯二千石至爲伯榮獨拜車下儀體上僭侔於人主長吏惶怖譴責或邪譖自媚發人修道繕理亭傳多設儲峙徵役無度老弱相隨動有萬計賂遺僕從人數百疋頓踣呼嗟莫不叩心河間託叔父之屬清河有陵廟之尊及齟齬符大臣皆猥爲伯榮屈節下車陛下不問必以陛下欲其然也伯榮之威重於陛下陛下之柄在於臣妾水災之發必起於此昔韓嫣託副車之乘受馳視之使江都誤爲一拜而嫣受歐刀之誅臣願明主嚴天元之尊正乾剛之位職事巨細皆任賢能不宜復令女使干錯萬機重察左右得無石顯泄瀉之姦尚書納言得

無趙昌譖崇之詐公卿大臣得無朱博阿傳之援外  
屬近戚得無王鳳害商之謀若國政一由帝命王事  
每決於已則下不得逼上臣不得干君常雨大水必  
當霽止四方衆異不能爲害書奏不省

陳蕃上孝桓皇帝疏

臣聞有事社稷者社稷是爲

有事人君者容悅是爲今臣蒙恩聖朝備位九列見  
非不諫則容悅也夫諸侯上象四七垂躡在天下應  
分土藩屏上國高祖之約非功臣不侯而聞追錄河  
南尹鄧萬世父遵之微功更爵尚書令黃雋先人之  
絕封近習以非義授邑左右以無功傳賞授位不料

其任裂土莫紀其功至乃一門之內侯者數人故緯  
象失度陰陽謬序稼用不成民用不康臣知封事已  
行言之無及誠欲陛下從是而止又比年收歛十傷  
五六萬人饑寒不聊生活而采女數千食肉衣綺脂  
油粉黛不可貲計鄙諺云盜不過五女門以女貧家  
也今後宮之女豈不貧國乎是以傾宮嫁而天下化  
楚女悲而西宮災且聚而不御必生憂悲之感以致  
并隔水旱之困夫獄以禁止姦違官以稱才理物若  
法虧於平官失其人則王道有闕而令天下之論皆  
謂賦由此起爵以賄成夫不有臭穢則蒼蠅不飛陛



無趙昌譖崇之詐公卿大臣得無朱博阿傅之援外  
屬近戚得無王鳳害商之謀若國政一由帝命王事  
每決於已則下不得逼上臣不得干君常用大水必  
富壽止四方衆異不能爲害書奏不省

陳蕃上孝桓皇帝疏 臣聞有事社稷者社稷是爲  
有事人君者容悅是爲今臣蒙恩聖朝備位九列見  
非不諫則容悅也夫諸侯上象四七垂躡在天下應  
分土藩屏上國高祖之約非功臣不侯而聞追錄河  
南尹鄧萬世父遵之微功更爵尚書今黃雋先人之  
絕封近習以非義授邑左右以無功得賞授位不料

其任裂土莫紀其功至乃一門之內侯者數人故緯  
象失度陰陽謬序稼用不成民用不康臣知封事已  
行言之無及誠欲陛下從是而止又比年收歛十傷  
五六萬人饑寒不聊生活而采女數千食肉衣綺脂  
油粉黛不可貲計鄙諺云盜不過五女門以女貧家  
也今後宮之女豈不貧國乎是以傾宮嫁而天下化  
楚女悲而西宮災且聚而不御必生憂悲之感以致  
并隔水旱之困夫獄以禁止姦違官以稱才理物若  
法虧於平官失其人則王道有關而令天下之論皆  
謂獄由怨起爵以賄成夫不有臭穢則蒼蠅不飛陛

丁宜采求失得擇從忠善人一選舉委尚書三公使  
褒責誅賞各有所歸豈不幸甚

外戚 三十三則

漢文帝以皇后弟竇廣國賢有行欲相之曰恐天下  
以吾私廣國久念不可而高帝時大臣餘見無可者  
御史大夫梁國申屠嘉故以材官蹶張從高帝封關  
內侯遂以嘉為丞相封故安侯

元帝時御史大夫闕在位多舉大鴻臚馮野王帝使  
尚書選第中二千石而野王行能第一帝以問石顯  
顯曰九卿無出野王者然野王親昭儀兄臣恐後世  
必以陛下度越衆賢私後宮親以為三公帝曰善吾  
不見是因謂羣臣曰吾用野王為三公後世必謂我

下宜采求失得擇從忠善人一選舉委尚書三公使  
褒責誅賞各有所歸豈不幸甚

外戚三十三則

漢文帝以皇后弟竇廣國賢有行欲相之曰恐天下  
以吾私廣國久念不可而高帝時大臣餘見無可者  
御史大夫梁國申屠嘉故以材官蹶張從高帝封關  
內侯遂以嘉爲丞相封故安侯

元帝時御史大夫闕在位多舉大鴻臚馮野王帝使  
尚書選第中二千石而野王行能第一帝以問石顯  
顯曰九卿無出野王者然野王親昭儀兄臣恐後世  
必以陛下度越衆賢私後宮親以爲三公帝曰善吾  
不見是因謂羣臣曰吾用野王爲三公後世必謂我

私後宮親屬以野王爲比遂以少傅張譚爲御史大夫

時侍中許章以外屬貴幸奢淫不奉法度賓客犯事與章相連諸葛豐按劾章欲奉其事適逢章私出豐駐章舉節詔章下欲收之章迫窘馳車去因得入宮門自歸上豐亦上奏於是收豐司隸節豐上書謝曰臣豐驚怯文不足以勸善武不足以執邪陛下不量臣能否拜爲司隸校尉未有以自效復秩臣爲光祿大夫官尊責重非臣所當處也又迫年歲衰暮常恐卒填溝渠無以報厚德使論議士譏臣無補長獲素

養之名故常願捐一旦之命不待時而斷姦臣之首縣於都市編書其罪使四方明知爲惡之罰然後却就斧鉞之誅誠臣所甘心也夫以布衣之士尚猶有刎頸之交今以四海之大曾無伏節死誼之臣率盡苟合取容阿黨相爲念私門之利忘國家之政邪穢濁溷之氣上感於天是以災變數見百姓困乏此臣下不忠之效也臣誠耻之凡人情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忠臣直士不避患者誠爲君也今陛下天覆地載物無不容使尚書令堯賜臣豐書曰夫司隸者刺舉不法善善惡惡非得顯之也勉處中和順經

術意恩深德厚臣豐頓首幸甚臣竊不勝憤懣願賜  
清晏唯陛下裁幸

孝成帝封舅諸吏光祿大夫關內侯王崇爲安成侯  
賜舅譚商立根逢時爵關內侯夏四月黃霧四塞詔  
博問公卿大夫無有所諱諫大夫楊興博士駟勝等  
對皆以爲陰盛侵陽之氣也高祖之約非功臣不侯  
今太后諸弟皆以無功爲侯外戚未曾有也故天爲  
見異於是大將軍鳳懼上書乞骸骨辭職帝優詔不  
許

鄭崇諫封外戚疏

帝封親舅五侯天爲赤黃晝昏

日中有黑氣今祖母從昆弟二人已侯孔鄉侯皇后  
父高武侯以三公封尚有因緣今無故欲復封商壞  
亂制度逆天人之心非傅氏之福也臣聞師曰逆陽  
者厥極弱逆陰者厥極凶短折犯人者有亂亡之患  
犯神者有疾天之禍故周公著戒曰唯王不知艱難  
唯耽樂是從時亦罔有克壽故衰世之君天折蚤沒  
此皆犯陰之害也臣願以身命當國咎

傅太后欲與成帝母俱稱尊號封爵親屬丞相孔光  
等始執正議失太后指皆免官丁傅子弟並進董賢  
貴幸鮑宣以諫大夫從其後上書 竊見孝成皇帝

時外親持權人人牽引所私以充塞朝廷妨賢人路  
濁亂天下奢泰亡度窮困百姓是以日蝕且十彗星  
四起危亡之徵陛下所親見也今柰何反覆劇於前  
乎朝臣亡有大儒骨鯁白首者艾魁壘之士論議通  
古今喟然動衆心憂國如饑渴者臣未見也敦外親  
小童及幸臣董賢等在公門省戶下陛下欲與此共  
承天地安海內甚難今世俗謂不智者爲能謂智者  
爲不能昔堯放四罪而天下服今除一吏而衆皆惑  
古刑人尚服今賞人反惑請寄爲姦羣小日進國家  
空虛用度不足民流亡去城郭盜賊並起吏爲殘賊

增於前凡民有七亡陰陽不和水旱爲災一亡  
縣官重責更賦租稅二亡也貪吏並公受取不已三  
亡也豪强大姓蠶食亡厭四亡也苛吏繇役失農桑  
時五亡也部落鼓鳴男女遮迤六亡也盜賊劫掠取  
民財物七亡也七亡尚可又有七死酷吏毆殺一死  
也治獄深刻二死也寃陷無辜三死也盜賊橫發四  
死也怨讐相殘五死也歲惡饑餓六死也時氣疾疫  
七死也民有七亡而亡一得欲望國安誠難民有七  
死而無一生欲望刑措誠難此非公卿守相貪殘成  
化所致耶羣臣幸得居尊官食重祿豈肯加惻隱於

細民助陛下流教化者耶志但在營私家稱賓客爲  
姦利而已以苟容曲從爲賢以拱默尸祿爲智謂如  
臣宣等爲愚陛下擢臣巖穴誠冀有益毫毛豈徒欲  
使臣美食大官重高門之地哉天下乃皇天之天下  
也陛下上爲皇天子下爲黎庶父母爲天牧養元元  
視之當如一合鳴鳩之詩今貧民菜食不厭衣又穿  
空父子夫婦不能相保誠可爲酸鼻陛下不救將安  
所歸命乎柰何獨私養外親與幸臣董賢多賞賜以  
大萬數使奴從賓客漿酒霍肉蒼頭廬兒皆用致富  
非天意也及汝昌侯傅商亡功而封夫官爵非陛下

之官爵乃天下之官爵也陛下取非其官官非其人  
而望天悅民服豈不難哉方陽侯孫寵宜陵侯息夫  
躬辨足以移衆彊可用獨立姦人之雄惑世尤劇者  
也宜以時罷退及外親幼童未通經術者皆宜令休  
就師傅急徵故大司馬傅喜使領外親故大司空何  
武師丹故丞相孔光故左將軍彭宣經皆更博士位  
皆歷三公智謀威信可與建教化圖安危龔勝爲司  
直郡國皆慎選舉三輔委輸官不敢爲姦可大委任  
也陛下前以小不忍退武等海內失望陛下尚能容  
亡功德者甚衆曾不能忍武等耶治天下者當用天

下之心爲心不得自專快意而已也上之皇天見譴  
下之黎庶怨恨次有諫諍之臣陛下苟欲自薄而厚  
惡臣天下猶不聽也臣雖愚戇獨不知多受祿賜美  
食大官廣田宅厚妻子不與惡人結讐怨以安身耶  
誠迫大義官以諫諍爲職不敢不竭愚惟陛下少留  
神明覽五經之文原聖人之至意深思天地之戒臣  
宣吶鈍於辭不勝惓惓盡死節而已

劉向極諫外家封事

臣聞人君莫不欲安然而常

危莫不欲存然而常亡失御臣之術也夫大臣操權  
柄持國政未有不爲害者也昔晉有六卿齊有田崔

衛有孫甯魯有季孟常掌國事世執朝柄終後田氏  
取齊六卿分晉崔杼弑其君光孫林父甯殖出其君  
衍弑其君剽季氏八佾舞於庭三家者以雍徹並專  
國政卒逐昭公周大夫尹氏筦朝事濁亂玉室子朝  
子猛更立連年乃定故經曰王室亂又曰尹氏殺王  
子克甚之也春秋舉成敗錄禍福如此類甚衆皆陰  
盛而陽微下失臣道之所致也故書曰臣之有作威  
作福害于爾家凶于爾國孔子曰祿去公室政逮大  
夫危亡之兆秦昭王舅穰侯及涇陽葉陽君專國擅  
執上假太后之威三人者權重於昭王家富於秦國



國甚危殆賴寤范睢之言而秦復存二世委任趙高專權自恣壅蔽大臣終有閭樂望夷之禍秦遂以亡近事不遠卽漢所代也漢興諸呂無道擅相尊王呂產呂祿席太后之寵據將相之位無南北軍之衆擁梁趙王之尊驕盈無厭欲危劉氏賴忠正大臣絳侯朱虛侯等竭誠盡節以誅滅之然後劉氏復安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三十三人青紫貂蟬充盈幄內魚鱗左右大將軍秉事用權五侯驕奢僭盛並作威福擊斷自恣行污而寄治身私而託公依東宮之尊假甥舅之親以爲威重尚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

其門筦執樞機朋黨比周稱譽者登進忤恨者誅傷游談者助之說執政者爲之言排擯宗室孤弱公族其有智能者尤非毀而不進遠絕宗室之任不令得給事朝省恐其與已分權數稱燕王蓋主以疑上心避諱呂霍而弗肯稱內有管蔡之萌外假周公之論兄弟據重宗族磐互歷上古至秦漢外戚僭貴未有如王氏者也雖周皇甫秦穰侯漢武安呂霍上官之屬皆不及也物盛必有非常之變先見爲其人微象孝昭帝時冠石立於泰山仆柳起於上林而孝宣帝卽位今王氏先祖墳墓在濟南者其梓柱生枝葉扶

疏上出屋根垂地中雖立石起柳無以過此之明也  
事執不兩大王氏與劉氏亦且不並立如下有泰山  
之安則上有累卵之危陛下爲人子孫守持宗廟而  
令國祚移於外戚降爲阜隸縱不爲身柰宗廟何婦  
人內夫家外父母家此亦非皇太后之福也孝宣皇  
帝不與舅平昌樂昌侯權所以全安之也夫明者起  
福於無形銷患於未然宜發明詔吐德音援近宗室  
親而納信黜遠外戚毋授以政皆罷令就第以則效  
先帝之所行厚安外戚全其宗族誠東宮之意外家  
之福也王氏未存保其爵祿劉氏長安不失社稷所

以褒睦外內之姓子子孫孫無疆之計也如不行此  
策田氏復見於今六卿必起於漢爲後嗣憂昭昭甚  
明不可不深圖不可不蚤慮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  
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唯陛下深留聖思審  
固幾密覽往事之戒以折中取信居萬安之實用保  
宗廟久承皇太后天下幸甚

成帝委任大將軍王鳳鳳專執擅朝而京兆尹王章  
素忠直譏刺鳳爲鳳所誅王氏浸盛災異數見羣下  
莫敢正言梅福上書 臣聞箕子佯狂於殷而爲周  
陳洪範叔孫通遁秦歸漢制作儀品夫叔孫先非不

忠也箕子非疏其家而畔其親也不可爲言也昔高祖納善若不及從諫若轉圜聽言不求其能舉功不考其素陳平起於亡命而爲謀主韓信拔於行陣而建上將故天下之士雲合歸漢爭進奇異知者竭其策愚者盡其慮勇士極其節怯夫勉其死合天下之知并天下之威是以舉秦如鴻毛取楚若拾遺此高祖所以無敵於天下也孝文皇帝起於代谷非有周召之師伊呂之佐也循高祖之法加以恭儉當此之時天下幾乎繇是言之循高祖之法則治不循則亂何者秦爲亡道削仲尼之迹滅周公之軌壞井田除

五等禮廢樂崩王道不通故欲行王道者莫能致其功也孝武皇帝好忠諫說至言出爵不待廉茂慶賜不須顯功是以天下布衣各厲志竭精以赴闕廷自銜鬻者不可勝數漢家得賢於此爲盛使孝武皇帝聽用其計升平可致於是積屍暴骨快心胡越故淮南王安緣間而起所以計慮不成而謀議泄者以衆賢聚於本朝故其大臣執陵不敢和從也方今布衣乃窺國家之隙見間而起者蜀郡是也及山陽亡徒蘇令之羣蹈籍名都大郡求黨與索隨和而亡逃匿之意此皆輕量大臣亡所畏忌國家之權輕故匹夫

欲與上爭衡也士者國之重器得士則重失士則輕  
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廟堂之議非草茅所當言  
也臣誠恐身塗野草屍并卒伍故數上書求見輒報  
罷臣聞齊桓之時有以九九見者桓公不逆欲以致  
大也今臣所言非特九九也陛下距臣者三矣此天  
下士所以不至也昔秦武王好力任鄙叩關自鬻繆  
公行伯繇余歸德今欲致天下之士民有上書求見  
者輒使詣尚書問其所言言可采取者秩以升斗之  
祿賜以一束之帛若此則天下之士發憤懣吐忠言  
嘉謀日聞於上天下條貫國家表裏爛然可睹矣夫

以四海之廣士民之數能言之類至衆多也  
傑指世陳政言成文章質之先聖而不謬施之當世  
合時務若此者亦亡幾人故爵祿束帛者天下之底  
石高祖所以厲世磨鈍也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  
利其器至秦則不然張誹謗之罔以爲漢毆除倒持  
泰阿授楚其柄故誠能勿失其柄天下雖有不順莫  
敢觸其鋒此孝武皇帝所以辟地建功爲漢世宗也  
今不循伯者之道迺欲以三代選舉之法取當世之  
士猶察伯樂之圖求騏驎於市而不可得亦已明矣  
故高祖棄陳平之過而獲其謀晉文召天王齊桓用

其讐亡益於時不顧逆順此所謂伯道者也一色成體謂之醇白黑雜合謂之駁欲以承平之法治暴秦之緒猶以鄉飲酒之禮理軍市也今陛下既不納天下之言又加戮焉夫戴鵠遭害則仁鳥增逝愚者蒙戮則智士深退間者愚民上疏多觸不急之法或下廷尉而死者衆自陽朔以來天下以言爲諱朝廷尤甚羣臣皆承順上指莫有執正何以明其然也取民所上書陛下之所善試下之廷尉廷尉必曰非所宜言大不敬以此卜之一矣故京兆尹王章資質忠直敢向引廷爭孝元皇帝擢之以厲具臣而矯曲朝及

至陛下戮及妻子且惡惡止其身王章非有反畔辜而殃及家折直士之節結諫臣之舌羣臣皆知其非然不敢爭天下以言爲戒最國家之大患願陛下循高祖之軌杜亡秦之路數御十月之歌留意亡逸之戒除不急之法下亡諱之詔博覽兼聽謀及疏賤令深者不隱遠者不塞所謂闢四門明四目也且不急之法誹謗之微者也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方今君命犯而主威奪外戚之權日以益隆陛下不見其形願察其景建始以來日食地震以率言之三倍春秋水災亡與比數陰盛陽微金鐵爲飛此何景也

經義類編卷十八  
漢興以來社稷三危呂霍上官皆母后之家也親親之道全之爲右當與之賢師良傳教以忠孝之道今廼尊寵其位授以魁柄使之驕逆至於夷滅此失親親之大者也自霍光之賢不能爲子孫慮故權臣易世則危書曰毋若火始庸庸勢陵於君權隆於主然後防之亦無及也

哀帝少在國見成帝委政外家王氏僭盛卽位多欲有所匡正封拜丁傅奪王氏權師丹自以師傅居三公位得信於上上書古者諒闇不言聽於冢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前大行尸樞在堂而官爵臣等以及

親屬赫然皆貴寵封舅爲陽安侯皇后尊號未定封父爲孔鄉侯出侍中王邑射聲校尉王邯等詔書比下變動政事卒暴無漸間者郡國多地動水出流殺人民日月不明五星失行此皆舉錯失中號令不定法度失理陰陽溷濁之應也臣伏惟人情無子年雖六七十猶博取而廣求孝成皇帝深見天命燭知至德以壯年克已立陛下爲嗣先帝暴棄天下而陛下繼體四海安寧百姓不懼此先帝聖德當合天人之功也臣聞天威不遠顏咫尺願陛下深思先帝所以建立陛下之意且克已躬行以觀羣下之從化天

下者陛下之家也肺腑何患不富貴不宜倉卒

申屠剛對孝平帝賢良方正策 臣聞王事失道則

神祇怨怒姦邪亂正故陰陽謬錯此天所以譴告王

者欲令失道之君曠然覺悟懷邪之臣懼然自刻者

也今朝廷不考功校德而虛納毀譽數下詔書張設

重法抑斷誹謗禁割論議罪之重者乃至腰斬傷忠

臣之情挫直士之銳殆乖建進善之旌懸敢諫之鼓

關四門之路明四目之義也臣聞成王幼少周公攝

政聽言下賢均權布寵無舊無新唯仁是親動順天

地舉錯不失然近則召公不悅遠則四國流言夫子

毋之性天道至親今聖主幼少始免襁褓卽位以

至親分離外戚杜隔恩不得通且漢家之制雖任英

賢猶援姻戚親疏相錯杜塞間隙誠所以安宗廟重

社稷也今馮衛無罪久廢不錄或處窮僻不若民庶

誠非慈愛忠孝承上之意夫爲人後者自有正義至

尊至卑其勢不嫌是以人無賢愚莫不爲怨姦臣賊

子以之爲便不諱之變誠難其慮今之保傳非古之

周公周公至聖猶尚有累何況事失其衷不合天心

者哉昔周公先遣伯禽守封於魯以義割恩寵不加

後故配天郊祀三十餘世霍光秉政輔翼少主修善

進士名爲忠直而尊崇其宗黨摧抑外戚結貴據權  
至堅至固終沒之後受禍滅門方今師傅皆以伊周  
之位據賢保之任以此思化則何功不至不思其危  
則何禍不到損益之際孔父攸歎持滿之戒老氏所  
慎蓋功冠天下者不安威震人主者不全今承衰亂  
之後繼重敝之世公家屈竭賦歛重數苛吏奪其時  
貪夫侵其財百姓困乏疾疫天命盜賊羣輩且以萬  
數軍行衆止竊號自立攻犯京師燔燒縣邑至乃訛  
言積弩入宮宿衛驚懼自漢以來誠未有也國家微  
弱姦謀不禁六極之效危於累卵王者承天順地曲

爵主刑不敢以天官私其宗不敢以天罰輕其親  
下宜遂聖明之德昭然覺悟遠述帝王之迹近遵孝  
文之業差五品之屬納至親之序亟遣使者徵中山  
太后置之別宮令時朝見又召馮衛一與冗職  
使得執戟親奉宿衛以防未然之符以患禍之端  
上安社稷下全保傅內和親戚外絕邪謀書奏王莽  
令元后下詔曰剛所言僻經妄說違背大義其罷歸  
田里

光武時陰鄉侯陰識貴人之兄也以軍功當增封識  
叩頭讓曰天下初定將帥有功者衆臣託屬掖廷仍



加爵邑不可以示天下此爲親戚受賞國人計功也  
帝從之

陰興字君陵光烈皇后母弟爲人有膂力建武二年  
爲黃門侍郎守期門僕射典將武騎從征伐平定郡  
國興每從出入常操持小蓋障翳風雨躬履塗泥率  
先期門光武所幸之處輒先入清宮甚見親信雖好  
施接賓然門無俠客與同郡張宗上谷鮮于裒不相  
好知其有用猶稱所長而達之友人張汜杜禽與興  
厚善以爲華而少實但私之以財終不爲言是以世  
稱其忠平第宅苟完裁蔽風雨九年封貴人弟就爲

宣恩侯復召就兄侍中興欲封之置印綬於前興曰  
讓曰臣未有先登陷陳之功而一家數人並蒙爵土  
今天下缺望誠所不願光武嘉之不奪其志貴人問  
其故興曰夫外戚家苦不知謙退嫁女欲配侯王取  
婦眄睨公主愚心實不安也富貴有極人當知足夸  
奢益爲觀聽所譏貴人感其言深自降挹卒不爲宗  
親求位

章帝欲封爵諸舅馬太后不聽會大旱言事者以爲  
不封外戚之故有司請依舊典太后詔曰凡言事者  
皆欲媚朕以要福耳昔王氏五侯同日俱封黃霧四

塞不聞澍雨之應夫外戚貴盛鮮不傾覆故先帝防  
慎舅氏不令在樞機之位又言我子不當與先帝子  
等今有司柰何欲以馬氏比陰氏乎且陰衛尉天下  
稱之省中御者至門出不及履此遽伯玉之敬也新  
陽侯雖剛彊微失理然有方略據地談論一朝無雙  
原鹿貞侯勇猛誠信此三人者天下選臣豈可及哉  
馬氏不及陰氏遠矣吾豈可上負先帝之旨下虧先  
人之德重襲西京敗亡之禍哉固不許

有司連據舊典請封諸舅章帝以天下豐稔方垂無  
事遂封衛尉廖等爲侯太后聞之曰吾少壯時但慕  
竹帛志不顧命今雖已老猶戒之在得異乘此道不  
負先帝所以化導兄弟共同斯志欲令瞑目之日無  
所復恨何意老志復不從哉廖等並辭讓願就關內  
侯帝不許廖等不得已受封爵而上書辭位帝許之  
第五倫上孝章帝疏 臣聞忠不隱諱直不避害不  
勝愚狷昧死自表書曰臣無作威作福害于而家凶  
于而國傳曰大夫無境外之交束修之饋近代光烈  
皇后雖友愛天至而卒使陰就歸國徙廢陰興賓客  
其後梁竇之家互有非法明帝卽位竟多誅之自是  
洛中無復權威書記請託一皆斷絕又譬諸外戚曰

苦身待士不如爲國戴盆望天事不兩施臣常刻著  
五臟書諸紳帶而今之議者復以馬氏爲言竊聞衛  
尉廖以布三千疋城門校尉防以錢三百萬私贍三  
輔衣冠知與不知莫不畢給又聞臘日亦遺其在洛  
中者錢各五千越騎校尉光臘用羊三百頭米四百  
斛肉五千觔臣愚以爲不應經義惶恐不敢以不聞  
陛下情欲厚之亦宜所以安之臣今言此誠欲上忠  
陛下下全后家

倫又上疏 臣愚以爲貴戚可封侯以富之不當職  
事以任之何者繩以法則傷恩私以親則違憲伏聞  
馬防今當西征臣以太后恩仁陛下至孝恐卒有纖  
介難爲意愛聞防請杜篤爲從事中郎多賜財帛篤  
爲鄉里所廢客居美陽女弟爲馬氏妻恃此交通在  
所縣令苦其不法收繫論之今來防所議者咸致疑  
恠况乃以爲從事將恐議及朝廷今宜爲選賢能以  
輔助之不可復令防自請人有損事望苟有所懷敢  
不自聞並不見省用

倫復上疏 臣得以空虛之質當輔弼之任素性駑  
怯位尊爵重拘迫大義思自策厲雖遭百死不敢擇  
地又况親遇危言之世哉今承百王之敝人尚文巧

咸趨邪路莫能守正伏見虎賁中郎將竇憲椒房之親典司禁兵出入省闈年盛志美卑謙樂善此誠其好士交結之方然諸出入貴戚者類多瑕釁禁錮之人尤少守約安貧之節士大夫無志之徒更相販賣雲集其門衆煦颺山聚蚊成雷蓋驕佚所從生也三輔論議者至云以貴戚廢錮當復以貴戚浣濯之猶解醒當以酒也詖險趨勢之徒誠不可親近臣愚願陛下中宮嚴勅憲等閉門自守無妄交通士大夫防其未萌慮於無形令憲永保福祿君臣交懽無纖介之隙此臣之所至願也

竇太后臨朝竇憲兄弟皆在親要之地崔駰以書戒憲曰傳曰生而富者驕生而貴者傲生富貴而能不驕傲者未之有也今寵祿初隆百僚觀行豈可不庶幾夙夜以求終譽乎昔馮野王以外戚居位稱爲賢臣近陰衛尉克已復禮終受多福外戚所以獲譏於時垂愆於後者蓋在滿而不挹位有餘而仁不足也漢興以後迄於哀平外家二十保族全身四人而已書曰鑒於有殷可不慎哉

何敞上封事 夫忠臣憂世犯主嚴顏譏刺貴臣至以殺身滅家而猶爲之者何耶君臣義重有不得已

也臣伏見往事國之危亂家之將凶皆有所由較然易知昔鄭武姜之幸叔段衛莊公之寵州吁愛而不教終至凶戾由是觀之愛子若此猶饑而食之以毒適所以害之也伏見大將軍憲始遭大憂公卿比奏欲令典幹國事憲深執謙退固辭盛位懇懇勤勤言之深至天下聞之莫不悅喜今踰年無幾大禮未終卒然中改兄弟專朝憲秉三軍之重篤景總宮衛之權而虐用百姓奢侈僭倂誅戮無罪肆心自快今者議論洶洶咸謂叔段州吁復生於漢臣觀公卿懷持兩端不肯極言者以爲憲等若有匪懈之志則已受言甫褒申伯之功如憲等陷於罪辜則自取陳平周勃順呂氏之權終不以憲等吉凶爲憂也臣敞區區誠欲計策兩安絕其綿綿塞其涓涓上不欲令皇太后損文母之號陛下有誓泉之譏下使憲等得長保其福祐然臧獲之謀上安主父下存主母猶不免於嚴怒臣伏惟累祖蒙恩至臣八世復以愚陋旬年之間歷顯位備機近每念厚德忽然忘生雖知言必夷滅而冒死自盡者誠不忍目見其禍而懷默苟全駙馬都尉瓌雖在弱冠有不隱之忠比請退身願抑家權可與參謀聽順其意誠宗廟至計竇氏之福

真憲弟夏陽侯瓌欲往候樂恢恢謝不與通憲兄弟  
 馬陸而忿其不附已妻每諫恢曰昔人有容身避害  
 無而後言取怨恢歎曰吾何忍素餐立人之朝乎遂  
 上疏諫 臣聞百王之失皆由權移於下大臣持國  
 常以執威為咎伏念先帝聖德未永早棄萬國陛下  
 富於春秋纂承大業諸舅不宜幹正王室以示天下  
 之私經曰天地乖互衆物大傷君臣失序萬人受殃  
 政失不救其極不測方今之宜上以義自割下以謙  
 自引四舅可長保爵土之榮皇太后未無慚負宗廟  
 之憂誠策之上者也

范曄鄧騭論

漢世外戚自東西京才有餘族非徒

豪橫盈極自取災故必於貽釁後主以至顛敗者其  
 數有可言焉何則恩非已結而權已先之情疏禮重  
 而枉性圖之來寵方授地既害之隙開勢謝讒亦勝  
 之悲哉隲惺兄弟委遠時柄忠勞王室而終莫之免  
 斯樂生所以泣而辭燕也

安帝始親政事追感祖母宋貴人悉封其家又元舅  
 耿寶及皇后兄弟閭顯等並用威權翟酺上疏 昔  
 竇鄧之寵傾動四方兼官重綬盈金積貨至使議弄  
 神器改更社稷豈不以勢尊威廣以致斯患乎及其

破壞頭顱墮地願爲孤豚豈可得哉夫至貴無漸失必暴受爵非道殃必疾今外戚寵幸功均造化漢元以來未有等比陛下誠仁恩周洽以親九族然祿去公室政移私門覆車重尋寔無摧折而朝臣在位莫肯正議翕翕訾訾更相佐附臣恐威權外假歸之良難虎翼一奮卒不可制故孔子曰吐珠於澤誰能不含老子稱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此最安危之極戒社稷之深計也

順帝選遣八使循行風俗皆耆儒知名多歷顯位唯八少官次最微餘人受命之部而綱獨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遂奏劾大將軍龔河南尹不疑蒙外戚之援荷國厚恩以芻蕘之資居阿衡之任不能敷揚五教翼讚日月而專爲封豕長蛇肆其貪叨甘心好貨縱恣無底多樹諂諛以害忠良誠天威所不赦大辟所宜加也謹條其無君之心十五事斯皆臣子所切齒者也

袁著論梁冀書 臣聞仲尼歎鳳鳥不至河不出圖自傷卑賤不能致也今陛下居得致之位又有能致之資而和氣未應賢愚失序者勢分權臣上下壅隔之故也夫四時之運功成則退高爵厚寵鮮不致災

今大將軍位極功成可爲至戒宜遵懸車之禮高枕  
願神傳曰木實繁者披枝害心若不抑損權威盛將無  
以全其身矣左右聞臣言將側目切齒臣特以童蒙  
見拔故敢忘忌諱昔舜禹相戒無若丹朱周公戒成  
王無如殷王紂願除誹謗之罪以開天下之口

崔琦字子瑋涿郡安平人濟北相瑗之宗也少游學  
京師以文章博通稱初舉孝廉爲郎河南尹梁冀聞  
其才請與交冀行多不軌琦數引古今成敗以戒之  
冀不能受乃作外戚箴其辭曰赫赫外戚華寵煌煌  
昔在帝舜德隆英皇周與二母有莘崇湯宣王晏起

姜后脫簪齊桓好樂衛姬不音皆輔主以禮扶君以  
仁達才進善以義濟身爰暨末葉漸以頽虧貫魚不  
敘九御差池晉國之難禍起於麗惟家之索牝雞之  
晨專權擅愛顯已蔽人陵長間舊圯剝至親並后匹  
嫡淫女斃陳匪賢是止番爲司徒荷爵負乘采食名  
都詩人是刺德用不憚暴辛惑婦拒諫自孤蝮蛇其  
心縱毒不辜諸父是殺孕子是刳天怒地忿人謀鬼  
圖甲子昧爽身首分離初爲天子後爲人螭非但耽  
色母后忝然不相率以禮而競獎以權先笑後號卒  
以辱殘家國泯絕宗廟燒燔末嬉喪夏褒姒斃周妲



已亡殷趙靈沙丘戚姬人豕呂宗以敗陳后作巫卒  
死於外霍欲鳩子身乃罹廢故曰無謂我貴天將爾  
摧無恃常好色有歇微無怙常幸愛有陵遲無曰我  
能天人爾違患生不德福有慎機日不常中月盈有  
虧履道者固仗勢者危微臣司戚敢告在斯琦以言  
不從失意復從作白鵠賦以爲風梁冀見之呼琦問  
曰百官外內各有司存天下云云豈獨吾人之尤君  
何激刺之過乎琦對曰昔管仲相齊樂聞譏諫之言  
蕭何佐漢乃設書過之吏今將軍累世台輔任齊伊  
公而德政未聞黎元塗炭不能結納忠良以救禍敗  
反復欲鉗塞士口杜蔽主聽將使玄黃改色馬鹿  
形乎冀無以對因遣琦歸後除爲臨濟長不敢之  
解印綬去冀遂令刺客陰求殺之客見琦耕於陌上  
懷書一卷息輒偃而誅之客哀其志以實告琦曰將  
軍令吾要子今見君賢者情懷忍忍可亟自逃吾亦  
於此亡矣琦得脫走冀後竟捕殺之所著賦頌銘誄  
箴弔論九容七言凡十五篇

梁太后臨朝皇甫規舉賢良方正對策 伏惟孝順  
皇帝初勤王政紀綱四方幾以獲安後遭姦僞威分  
近習畜貨聚馬戲謔是聞又因緣嬖倖受賂賣爵輕

使賓客交錯其間天下擾擾從亂如歸故每有征戰  
鮮不挫傷官民並竭上下窮虛臣在關西竊聽風聲  
未聞國家有所先後而威福之來咸歸權倖陛下體  
兼乾坤聰哲純茂攝政之初拔用忠貞其餘維綱多  
所改正遠近翕然望見太平而地震之後霧氣白濁  
日月不光旱魃爲虐大賊從橫流血川野庶品不安  
譴誠累至殆以姦臣權重之所致也其常侍尤無狀  
者亟便黜遣披掃凶黨收入財賄以塞痛怨以答天  
誠今大將軍梁龔河南尹不疑處周邵之任爲社稷  
之鎮加與王室世爲如於今日立號雖尊可也實宜

增修謙節輔以儒術省去遊娛不急之務割減廬第  
無益之飾夫君者舟也人者水也羣臣乘舟者也將  
軍兄弟操楫者也若能平志畢力以度元元所謂福  
也如其怠弛將淪波濤可不慎乎夫德不稱祿猶鑿  
墉之趾以益其高豈量力審功安固之道哉凡諸宿  
猾酒徒戲客皆耳納邪聲口出諂言甘心逸遊唱造  
不義亦宜貶斥以懲不軌令龔等深思得賢之福失  
賢之累又在位素餐尚書怠職有司依違莫肯糾察  
故使陛下專受諂諛之言不聞戶牖之外臣誠知何  
諛有福深言近禍豈敢隱心以避誅責乎臣生長邊

遠希涉紫庭怖懼失守言不盡心梁冀忿其刺已以  
規爲下第

晉武帝立皇后楊氏大赦后元皇后之從妹也美而  
有婦德帝初聘后后叔父珣上表曰自古一門二后  
未有能全其宗者乞藏此表於宗廟異日如臣之言  
得以免禍帝許以后父駿爲車騎將軍封臨晉侯尚  
書褚碧郭奕皆表駿小器不可任社稷之重帝不從  
駿驕傲自得胡奮謂駿曰卿特女更益豪邪歷觀前  
世與天家婚未有不滅門者但早晚事耳駿曰卿女  
不在天家乎奮曰我女與卿女作婢耳何能爲損益

乎

慕容皝聞庾亮薨弟冰翼繼爲將相乃表曰臣究觀  
前代昏明之主若能親賢並建則政致升平若親黨  
后族必有傾辱之禍是以周之申伯號稱賢舅以其  
身藩於外不握朝權降及秦昭足爲令主委信二舅  
幾至亂國逮於漢武推重田蚡萬幾之要無不決之  
及蚡死後切齒追恨成帝闇弱不能自立內惑豔妻  
外恣五舅卒令王莽坐取帝位每覽斯事孰不痛惋  
設使舅氏賢若穰侯王鳳則但聞有二臣不聞有二  
主若其不才則有竇憲梁冀之禍也凡此成敗亦旣

然矣苟能易軌可無覆墜陛下命世天挺當隆晉道而遭國多難殷憂備嬰追述往事至今熱灼迹其所由實因故司空亮居元舅之尊勢業之重執政裁下輕侮邊將故令蘇峻祖約不勝其忿遂致敗國至今太后發憤一旦升遐若社稷不寧人神無助豺狼之心當可極耶前事不忘後事之表而中書監左將軍冰等內執樞機外擁上將昆弟並列人臣莫疇陛下深敦涓陽冰等自宜引退臣嘗論世主若欲崇顯舅氏何不封以藩國豐其祿賜限其勢利使上無偏優下無私論如此榮辱何從而臣等何辭而起往者

惟亮一人宿有名望尚致世變况今居之者素無聞焉且人情易惑難以戶告縱令陛下無私於彼天下之人誰謂不私乎臣與冰等名位殊班出處懸邈又國之戚昵理應降悅以適事位臣獨矯抗此言者上爲陛下退爲冰計疾苟容之臣坐鑒得失顛而不扶焉用彼相昔徐福陳霍氏之戒宣帝不從至今忠臣更爲逆旅良由察之不審防之無漸臣今所陳可謂防漸矣但恐陛下不明臣之忠不用臣之計事過之日更處焦爛之後耳昔王章劉向每上封事未嘗不指斥王氏故令二子或死或刑谷永張禹依違不對

故容身苟免取譏於世臣被髮殊俗位爲上將夙夜  
惟憂罔知所報惟當外殄寇讐內盡忠規陳力輸誠  
以答國恩臣若不言誰當言者

裴頌爲尚書左僕射侍中頌雖后之親屬然雅望素  
隆四海不謂之以親戚進也惟恐其不居位俄復使  
頌專任門下事固讓不聽頌上言 賈模適亡復以  
臣代崇外戚之望彰偏私之舉后族何常有能自保  
皆知重親無脫者也然漢二十四帝惟孝文光武明  
帝不重外戚皆保其宗豈將獨賢實以安理故也昔  
穆叔不拜越禮之饗臣亦不敢聞殊常之詔又表云

魯繇謨虞伊尹相商呂望翊周蕭張佐漢咸播功化  
光格四極暨於繼體各禪傳說祖已樊仲亦隆中興  
或明揚側陋或起自庶族豈非尚德之舉以臻斯美  
哉歷觀近世不能慕遠溺於近情多任后親以致不  
靜昔踈廣戒太子以舅氏爲官屬前世以爲知禮况  
朝廷何取於外戚正使才均尚當先其踈者以明至  
公漢世不用馮野王卽其事也表上皆優詔敦譬

晉書外戚篇 詳觀往誥逖聽前聞階緣外戚以致  
顯榮者其所由來尚矣而多致禍敗鮮克令終者何  
哉豈不由祿以恩升位非德舉識慚明哲材謝經通

假椒房之寵靈總軍國之樞要或威權震主或勢力傾朝居安而不慮危務進而不知退驕奢既至釁隙隨之者乎是以呂霍之家誅夷於西京梁鄧之族勦絕於東都其餘干紀亂常害時蠹政者不可勝載至若樊靡鄉之父子竇廣國之弟兄陰興之守約戒奢史丹之掩惡揚善斯並后族之所美者也由此觀之干時縱溢者必以凶終守道謙冲者未保貞吉古人所謂禍福無門惟人所召此非其效歟逮於晉難始自宮掖楊駿藉武帝之寵私叨竊非據賈謐乘惠皇之蒙昧成此厲階遂使悼后遇雲林之災愍懷濫湖

城之酷天人道盡喪亂弘多宗廟以之顛覆黎庶於焉殄瘁詩云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其此之謂也爰及江左未改覆車庾亮世族羽儀王恭高明領袖旣而職兼出納任切股肱孝伯竟以亡身元規幾於敗國豈不哀哉若褚季野之畏避朝正王叔仁之固求出鎮用能全身遠害有可稱焉賈充楊駿庾亮王獻之王恭等已入列傳其餘卽敘其成敗以爲外戚篇云宋明帝疾篤慮晏駕之後皇后臨朝江安懿侯王景文以元舅之勢必爲宰相門族彊盛或有異圖遣使賫藥賜景文死手勅曰與卿周旋欲全卿門戶故有

此處分勅至景文正與客棋叩函看已復置局下神色不變方與客思行爭劫局竟歛子內奩畢徐曰奉勅見賜以死方以勅示客中直兵焦度趙智略憤怒曰大丈夫安能坐受死州中文武數百足以一奮景文曰知卿至心若見念者為我百口計乃作墨啓答勅致謝飲藥而卒

唐太宗以吏部尚書長孫無忌為右僕射無忌與上為布衣交加以外戚有佐命功上委以腹心其禮遇羣臣莫及欲用為宰相者數矣文德皇后固請曰妾備位椒房家之貴寵極矣誠不願兄弟復執國政呂

官可為切骨之戒幸陛下不察臣忝預外戚恐天下謂陛下不才雖親不用亦符是也如其有才雖不才雖親不用亦符私親也

宣宗勅免賜右衛大將軍鄭元... 中書門下奏以為稅後之法天下... 德音欲使中外畫一今獨免鄭光似... 前意事... 雖至細繁體則多勅曰朕以鄭光元舅... 貴欲

此處分勅至景文正與客棋叩函看已復置局下神色不變方與客思行爭劫局竟歛子內奩畢徐曰奉勅見賜以死方以勅示客中直兵焦度趙智略憤怒曰大丈夫安能坐受死州中文武數百足以一奮景文曰知卿至心若見念者爲我百口計乃作墨啓答勅致謝飲藥而卒

唐太宗以吏部尚書長孫無忌爲右僕射無忌與上爲布衣交加以外戚有佐命功上委以腹心其禮遇羣臣莫及欲用爲宰相者數矣文德皇后固請曰妾備位椒房家之貴寵極矣誠不願兄弟復執國政呂

官可爲切骨之戒幸陛下矜察上不聽卒以開封府儀同三司長孫無忌爲右僕射無忌曰臣忝預外戚恐天下謂陛下私太宗不爲官擇人惟才是用苟或不才雖親不用曩者神符是也如其有才雖遠不棄魏徵等是也今日之舉非私親也

宣宗勅免賜右衛大將軍鄭光免稅役中書門下奏以爲稅役之法天下皆同陛下屢發德音欲使中外盡一今獨免鄭光似稍乖前意事雖至細然體則多勅曰朕以鄭光元舅之尊貴欲優



異令免征稅務不細思况親戚之間人所難議卿等  
苟非愛我豈進嘉言庶事能盡如斯天下何憂不理  
有始有卒當共守之並依所奏

